

皇朝編年備要

十一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一

凡三年

仁宗皇帝

起庚辰康定元年
止壬午慶曆二年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虜使在館宜就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可弼曰萬一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者還云虜罷宴如弼言上深悔之 **元昊寇邊** 劉平石元孫死之初元昊聲言將攻延州范雍懼甚奏請

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雍先以檄召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元孫合軍移土門及是復召平元孫還救延州至三川口與賊遇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少却郵延都監黃德和居陣後引眾先遁我師遂

敗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德和既走使人誣奏平元孫降賊夏守贊頗辨其枉尋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鞠之盡得其實腰斬德和於河中府仍追贈平元孫錄其子孫厚卹其家 **募陝西彊壯** 尋詔諸州點集彊壯止令防護城池不刺手面除閱習外無得它役

二月以夏守贊為陝西都部署內侍王守

忠為都鈐鑄 守贊尋兼緣邊招討使知諫院富弼言用守贊既非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

將吏必懼三司使晏殊亦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及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還度支云

韓琦安撫陝西 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掠及聞范雍責命眾憂

駭訴於琦願無使雍去琦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且乞留雍以安眾心趙振雍勇悍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

康定元年

制無狀勢當必易則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

京淮馬

初命括京東西淮南陝西馬

詔一府同議

邊事

時邊事專委樞密而中書不與知諫院富弼請如國初以宰臣兼樞密使乃降是詔

求直言

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三

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

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闕又以二千人屬盧關都巡檢以為三寨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議者欲結西域諸國恐徒耗金帛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且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請且

情要一

修沿邊城池不過五七處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饟可蠲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虎士得以志生上嘉納之。學士丁度奏曰中國抗夷狄可以智勝不可以戰鬪蓋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隘險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同修起居注吳育言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詔書真宗亦命潘羅支攻李繼遷今宜募士往諭峭斲囉及他蕃部以散其黨此真伐謀之要也育因錄真宗朝通西域諸蕃并吳賊父祖本末上之。其後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古者什伍之長皆得專殺今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墮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尚臨戰先退

康定元年

儻遇大敵則孰肯奮邪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則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人逾數十萬將不峻法何以御之哉

黑風晝晦○申詔中外言事

先是改元詔求直言

群下猶未有所獻故也○其後陝西都轉運使龐籍上言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謂殫災消禍在朝廷自修比年費用奢廣出納不嚴內中須索既多有司以憑由除破無緣鈎較虛實臣竊謂乘輿所用宮中所費宜取先朝為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賞功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二官頗少裁損無厚資子專勵戰功虜寇不足

平也

王駿陳執中張觀罷

初天聖中駿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

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與漢推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貫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

備要二一

驥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叛上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故三人及夏守贊皆以是罷

詔參政同議邊事○夏四月增募河

北疆壯

從知制誥王拱辰之言也拱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士兵故有是命

五月張士

遜致仕

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先是詔揀輦官為禁軍輦官十餘人遮兩府喧呼不遜士遜馬驚墜地

中丞柳植請付有司鞠之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七章請老故罷未幾斬輦官二人配二十人揀為禁軍如初詔

以呂夷簡為平章事

初徙知越

州范仲淹知永興軍未至又改陝西都轉運使至是仲淹過闕上諭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

置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以知永興軍夏竦為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等赴闕仲淹疏言今近邊城寨有五七分之二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况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鄜延路鈐轄張亢上言今每路總管鈐轄都監多至十四五負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執不同請別創使處分所貴事出於一又請逐路以馬步軍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以下為三將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賊數多少使隣路出兵而應接之此所謂常山蛇也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不高者宜遣還坊監止留十之二以步人代之又

備要十一

用兵以來屢出無功一旦更議五路深入百竊以為未可後多施用者○仲淹辟歐陽脩掌書記脩以親為辭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脩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脩尋除秘閣校勘

元昊寇

邊

陷塞門安遠等寨寨主王繼元蔡沂等死之○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

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

鄉弓手疆壯

初陝西河北有神銳忠勇及鄉弓手疆壯而神銳忠勇已廢至是詔二路選補增廣

其數併及諸路焉。○河東都轉運使揚偕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推務多兵而偕之論如此。○尋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簿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以范仲淹

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

不量賊眾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眾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虜寨二十復故城堡甚眾

九月河決滑

州○以葉清臣為三司使

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上謂清臣才可

用遂命之清臣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

定禁衛儀制

初三駕皆以待禮事而近

檢其出入
駕頭後擁繖扇而已議者以為近于簡畧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漢魏有大小法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國朝承五代簡畧鳴鑾游豫儀衛寡薄頗同藩鎮宜委近臣討繹於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詔禮院與兩制詳定

遂增清道馬及騎而執罕畢徒而執柯舒與前後牙門旗元等物又禁乘樓下瞰垂簾外蔽頗著于令其後亦浸弛云

吳寇邊

寇鎮戎軍三川寨都巡檢楊保吉等死之又陷乾溝等三堡韓琦即命任福攻白豹城克之

置奉宸庫

在延福宮內舊名宜聖殿等五庫今合為一

築青澗城

初塞門承

平諸寨既廢延州東路無復藩籬鄜州判官种世衡請營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寇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圍銀夏范仲淹然之奏用其策詔世衡即廢壘與築壘近虜虜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初苦無水鑿地百五十尺至石而不及泉工以為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金卒得甘泉城成賜今名遷世衡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三千頃募商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與所服帶會客飲有得虜事來告者即予飲器由是屬羌皆樂為用因命世衡兼鄜延都監尋又請募土丁別為一軍從之世衡放子也

內降許執奏

上性寬仁宗戚近倖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乃詔有內降并遷者許執奏

製

調兵銅符木契

端明殿學士李淑所定也銅符木契傳信牌銅符刻曰某處發兵飾以虎豹而

中分之右留樞密院左降總管掌之凡發兵五千人以下一虎一豹符以上用雙虎雙豹符命使者齎宣同下勘畢即發兵復緘右符以還木契題曰某處契中剖之上留總管下付州軍城寨掌之總管發兵遣指使齎牒同往驗合即發兵復緘上契以還傳信牌中為槽藏筆墨紙每臨陣傳命主將書以報兵官兵官復書事宜而還明年冬有詔罷之

東軍叛討平之

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信聚兵剽劫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

懷信內臣性苛虐眾號張列挈鄰等積怨忿作亂明年獲鄰於占城國戮之

十二月置神御

庫

直秘閣趙希言奏據古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以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更立桃廟

逐室各題廟號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寢有廟以象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神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別立祧廟自周漢每帝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自是室題廟號如希言所陳又建神御庫於宗正寺

命涇原鄜延路討元昊

命以三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

不利有詔切責夏竦於是竦上攻守策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取決於朝廷宰臣呂夷簡欲用攻策樞密副使杜衍以爲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議久之上命用攻策故有是詔於是衍求罷不許。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有一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傲今邊備漸飭賊至則擊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偃

備軍八十一

七

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緩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守鄜延。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臣謂通漕運盡地力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兵可以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謹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漢唐都雍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隋漕關東之粟至渭南然尚有三门峡之險自唐裴耀卿於三门峡東西置倉開山路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歲運二三百萬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一二百萬石以給關西浚治汴渠使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以紓關西之困此水運之利也漢高祖自南陽而入武關臣嘗至南陽問其路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十百里小商賈往往行此今

誠能按求而通之沿漢十二州之物皆漕而頓之南陽為輕車置十五六鋪而逆之入關前日陛下賜禁帑錢十萬以給西用而道遠踰年不至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近遠等者皆使輸于關西京師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自京以西地之不闢者不知其數今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乏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誠能驅之使耕其棄也官貸其種歲入與之中分如民之法則民之願耕者眾矣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承其去農不久尚可驅還田畝使不得群游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之願也三曰權商賈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今議者方欲奪商賈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每一變法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是欲專而反損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爾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他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者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資國之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

情要一

蜀江浙饑
越明年春遣翰林學士王堯臣等十六人分路體量安撫
旌隱士
是歲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後間有不錄

辛巳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請和
元昊遣塞門寨主高

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之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不然憚我邊防又將入寇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憚我師爾乃

詔逐路益
嚴備之

二月寇渭州

韓琦命任福等禦于好水川戰
敗福及耿傳桑懌王珪武英等

並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挫虜而仲淹却以牽制為名止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於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陝西經略判官田况亦言兩路大舉必招大悔其不可者有七乞召大臣定議但令嚴邊備不必先有輕舉乃罷出師至是元昊入寇琦徑趨鎮戎軍出兵萬八千人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至涇原計事使將以擊賊涇原駐泊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及都監武英王珪繼之將作監丞耿傳參行營軍事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之後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擊之福違約束自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與賊戰于張家堡之南斬首數百賊佯北擇引騎趣之福踵其後暮屯好水川

情要十一

九

英及觀屯籠洛川相距隔山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悉力逐之不知賊之誘也路既遠糧不繼遂力戰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者皆非素撫之兵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聞上嗟悼之皆贈官有差福之敗也琦即上章自劾孫沔等請削琦官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貪利輕進上知福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尋乃奪琦使權徒知秦州。福之敗士好議論者多咎其喪師陝西經畧判官尹洙作憫忠一篇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而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者哉善謀身者則非之以喪兵沮威雖死吾非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兵師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者無使謀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又作辨誣一篇曰山外之

役耿傳死於陣人或誣曰傳督諸將輕進使與大敵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其持重慮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宋與八十載文吏死軍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懼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比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者豈喜於立異邪豈惡夫為忠邪

募京東西

等九路宣毅軍

京東西河東北江淮荆浙福建九路大州二營小州一營為就糧禁軍合

十萬餘人。知院張方平言其不便以為去歲初降敕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敕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鄉閭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多方安輯民猶猜諱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搖心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所料命令無復可信凡再疏不報

京師雨藥。夏五月

備要一一

嚴銅錢出界法

一貫以上為首者死

宋庠罷

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

敢預事唯諾書紙尾而已庠為參知政事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者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己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遂罷

以富弼知制

誥

初內侍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氏以罪奪封至是復命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

而舍人繳詞頭蓋自弼始

六月以范雍知永興軍

初命夏竦判永興又以陳

執中知永興及兩人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如故乃復使雍守京兆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不勝其擾自昔未嘗

慶曆元年

有也○雍卒於慶曆六年謚曰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然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守延安時狄青為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詔西邊嚴備初陝西經畧判官田况上兵策十

兵臣願朝廷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甫及防秋則以逐路弓手分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軍氣自振必曰募民兵則眾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之論也且出財選募非同差黠必有樂效用者又曰好水川之戰任福為大將不能指揮乃自率一隊前當劉鋒勢窮而陷忠雖可憫然其材止一卒之用欲矯此弊在乎峻大將之權如葛懷敏為鄜延總管張亢為鈐轄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何所法耶又曰賊將野利剛浪凌遇乞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曾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又曰環慶屬戶未經殘破若綏御

有術可得精兵數萬請以養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無不濟自來屬戶販青白鹽以求厚利今一切禁絕之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言禁白鹽以困遷賊可不戰而屈人兵詔市之者皆死其犯法甚眾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規之因復舊制戎人始附今若寬鹽禁則屬戶無不得其用且國家通使唃廝囉誘以為用賜帛二萬促其出師終無實報招撫屬戶不猶愈於彼乎又曰吳賊擾邊以來惟上兵踴躍爭先而其請給不及東軍之下者若優加特支或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立功不在東軍之後矣又曰戍邊之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驍勝雲武二騎之類挽弓不過五六斗請密益步兵而減騎軍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兵軍二人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茲又曰西賊至諸寨不出戰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必獲罪矣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賊若不多而怯懦不追並行誅之又曰任福在慶州蕃漢信伏一以徙涇原適值賊至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今請

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易庶責其成功又曰中國器用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豈中國伎巧不如一小羗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剛甲簇發赴緣邊上嘉納之○
陝西體量安撫王堯臣言陝西兵二十萬而分屯四路然可戰者止十萬賊每由一路入寇常數倍官軍故三至而三勝涇原最當要害請益兵三萬人一萬屯涇州以控關中二萬屯渭州以制山外又於環慶秦三州各益萬人如此則賊不敢輕出而犯塞也又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請結塞下屬羗使之自將出境破蕩生戶以弱其勢又宋庠先請治函谷關樓櫓關中
秋七月置萬勝軍
大恐堯臣極陳其不可乃詔毀之
凡二十指揮選神勇宣武虎翼軍之
元昊寇邊
先圍麟州遂陷
在營者為之初名神捷後改萬勝
寧遠寨寨主王世亶等死之復攻府州不能克圍豐州逾月城陷知州王餘慶等死之朝廷遣張元管勾麟府路軍馬收

備要十一

十二

兵擊賊大破之然賊自是攻城寇掠不已時將
八月括河
校張岳等戰比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

北馬
緣邊七州
九月令河東鑄大鐵錢
從范雍之請也
軍兌括

初令陝西行鐵錢未幾併河東亦行之
增江湖路鹽酒價
於是歲課增三十萬六千

餘
復義倉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三年詔議復之
之不果景祐中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

仍令五等以上戶計正稅二斗輸一斗貯之事下有司議者多異同而止至是琪復上其議上納之已而眾論紛然以為不便遂詔第令上三等戶輸粟尋復罷之
冬十月修河北城池○罷都

部署分四路置使
兼經略安撫招討使以知秦州韓琦渭州王公慶州范仲淹延

州龐籍分領秦鳳涇原環慶廊延四路先是夏竦陳執中同節制陝西議論多不合又久無功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四

路統帥空國事邊于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
來必殘蕩安有擁挫大衆至于覆軍殺將而曰我不與知是
安用爲統帥也於是移竦判河東執中知陝州分陝西爲四
路命琦等領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
餘人約與賊爲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
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與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
是始爲漢用。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腹中
仲淹城之詔賜名大順與白豹金湯皆截然屹立環慶寇益
少矣。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陷邊民焚掠幾及
籍至稍葺治之戍卒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無敢
犯法金明西北有橋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乃令拍使狄青
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
軍又襲取承平寨又築龍安寨
悉取虜所據故地凡築十一城
轉運並兼
置陝西營田務
仍令
營田使
置疆人弓弩手
手凡十拍揮

十一月置涇原弓弩手

備要十一

十三

從部署司
之請也
鑄鐵錢
令江饒池三州凡鑄三
百萬緡備陝西邊費也
詔許延州

招納元昊
先是知諫院張方平言元昊爲寇雖嘗得逞
而絕俸賜禁關市今賊中尺布直錢數百以

此揣賊安得不困但其勢未能自通宜因郊赦特示招來願
陛下計而行之上覽之大喜方平至中書見呂夷簡亦曰舍
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右正言吳育亦嘗上言天下久安人
情翫習有議及邊防則謂之生事夏州久有人往來中國窺
見朝廷有因循之勢遂發姦謀望陛下延對大臣討論關政
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
上嘉納之育繼又上疏言聖人之待外臣羈縻而已况夷狄
之性推事剽急因而偽遁以致王師武夫貪功或蹈誘詐之
機今當堅壁清野以挫其鋒而徐觀其勢時群臣爭言小醜
可即誅滅育獨建言元昊名爲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
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
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越明年

正月范仲淹亦上言自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今觀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稅絹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諸路帥

丙寅郊。十一月置陝西護塞軍

除見充保毅強壯人弓箭手外別置季一闕外定資政

毀學士負 大學士兩負 學士三負

壬午慶曆二年春正月復京師榷鹽法 用

備要二

十四

司使姚仲孫之請也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子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與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與吏為姦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於是仲孫以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軍等十一州通商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仍禁私鹽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及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 **二月詔北邊嚴備** 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與師請豫為備故也 **置兩河義勇陝西保捷等**

軍 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皆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有其籍以備

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寢廢矣詔始下人情訕訕乃詔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踰月

又詔河東選鄉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為義勇指揮陝西弓
手刺面為保捷指揮。尋又詔刺環慶路保毅強壯為軍時
知渭州王公亦請刺本路弓箭手三萬人為軍從之。冬十
月從韓琦之請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
五指揮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凡諸州保毅
軍總六千五百餘人為指揮三十一而河北河東陝西選強
壯抄民丁為義勇河北總十八萬九千人河東總
七萬七千人陝西至治平初總十五萬六千人

親試舉

人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寘初試國子監禮
部皆第一及是上臨軒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曰楊寘也
公鄉相賀為得人後竟未霑祿而卒先是知制誥富弼言省
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唐武后時始有殿試此何足法請自
今止今南省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引於殿庭然後賜第
則與殿試無異矣詔罷殿試而學士王堯臣等多言其隳故
事乃詔契丹使來求關南地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
且如舊符來求石晉所割瓦橋

契丹使來求關南地

借要一

十五

關十縣其書畧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
焉不以一介為報况營築長隄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
軍既檢猜疑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
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初有涿州進士梁濟
出嘗主文書虜帳下一日得罪來歸言虜將有割地之請又
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上發書示輔臣色皆
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時朝廷歷選可報使者命知
制誥富弼為接伴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
其死上為動色虜使入境遣使慰勞英託足疾不拜弼曰吾
嘗使北卧病車中聞命輒起拜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
矍然起拜弼察其心自以為先違盟約懼事變乃與之開懷
盡言異以鈎得其情二人遂無隱謂弼曰事可從從之不則
更以事塞之舊好勿失也由是朝廷悉知虜情時中丞賈昌
朝充館伴使六符謂昌朝曰塘灤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筮
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
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國六符夸言爾設

慶曆二年

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時朝議欲許宗室女與其子或增歲遺獨彌以許婚為不可乃以彌為樞密直學士辭

夏四月議省冗費

時西兵不解財用益屈張方平屢乞選官與三司較

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參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大畧謂今聚師境上調發寢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欵則人不堪救茲交急持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又曰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躰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上乃詔內侍以先帝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命中丞賈昌朝諫官田况張方平等與三司議裁省尋減皇后宗室婦郊賜之半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

富弼使契丹

報書畧曰

元昊急謀狂僭嚮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隄埭開陂澤蓋霖潦衍溢當致繕防閱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與

備要十一

十六

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時宰相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又論駁其所黨吏益以為恨欲因事罪弼於是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頰真卿使希烈事奏留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以供備使張茂實副之。初虜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幽薊一時莫知所答王拱辰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閔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澶州而以治隄為名調兵農八萬六符過之以為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甚

詔三館言事

仍許請對於是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畧言自古王者之治天

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政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又曰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道也無可任之臣也而臣謂今皆有之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

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審謹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用兵以來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賤而尋遷或不賤而依舊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新兵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兵額空多可用者少所在教習又無訓練精練之術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

得兵之實效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搬送又苦道路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此又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弱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也萬事未可盡言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况於夷狄猶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若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可得四五十萬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願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豪傑之士不須限以

下位知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各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向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苟夫此時而使二虜

先來則吾無策矣五曰可任之臣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賊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

今賦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

陞大名府為北京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

為有弊也

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偷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矚之仲淹疏畧曰臣聞天有九閻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

備要十一

十九

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應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之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以為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若將廵幸臣謂有可慮者五近

京東分

代夷狄為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

東西路分京東為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領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幽

州故河北京東

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日教士卒習戰

益為守備也

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

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

虜中謂漢兵將大入至復議和兵乃解

申嚴銷金禁自

掖始秋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

晏殊兼使殊仍加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

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而有是命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尋復使名

富弼再使契丹

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難

論力拒其割地意及見虜主宗真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群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大臣之家而壯

借要十一

十

士健馬斃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齋送不過十萬婚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

慶曆二年

聘詔弼草咨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母廣開唐淀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彊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戎實疾馳至京師以脯入見一夕易書而行弼初奉使一女卒至是一男生皆不知得家書不發焚之

八月策制科武舉

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

契丹使同富弼來修好

弼至契丹虜主宗真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

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宗真曰厚幣遺我既懼我矣何愛此爲若擁兵而南得無禍乃國乎弼曰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若不得已用兵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憂也宗真曰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虜知不可奪

備軍二

六一

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劉六符及耶律仁先以其國誓書來求獻納至闕弼奏曰臣昨力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時契丹誓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書於是歲增幣二十萬而朝廷國書卒用納字弼爭不能得○尋以弼爲翰林學士弼力辭不就職言於上曰增金帛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耻卒辭不拜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亨乞斬於都市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時契丹實願借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爲顯官云○時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中

丞賈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乃上言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之盛盡收其權爲萬世利及太宗所命將帥多攀附舊臣而猶稟成筭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西羗之叛驟擇將領士不素練戰必致敗此削方鎮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出即爲將帥素不曉兵而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宜無數易管軍之官宜授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弊之端也臣請復陳當今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今每命將帥錫與金帛鉅萬而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用兵之際湏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又陝西四路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爵賞威刑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不聽令者以軍法論筦榷賦稅皆得用之二曰復土兵河東河北強壯已定其法每鄉爲軍擇其才者籍記姓名而陝西弓

箭手貪召募錢糧多刺爲兵今宜復其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卅爲邊用三曰訓營卒太祖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異時被甲鎧冒風霜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又兵器不精宜以時教之使上下相接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四曰制戎狄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吳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如唃廝囉明珠滅臧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舊皆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則二虜必疑諸國而爲備則勢分五曰綏番部請令沿邊知州皆帶安撫番部之名務在招集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六曰明探候今西部刺事所遺不過數千錢但畧訪境上道聽傳言塞命而已夫入萬死之地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肯自效乎願監藝祖任將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使募死力以爲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耻也書奏

閏月元昊寇邊 葛懷敏等死之先是元昊聲言入寇王公命懷敏等

將兵禦之至瓦亭寨懷敏與諸將分兵屯鎮戎城而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州寨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行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曹莫等十四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迨橋於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上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冬十月詔恤陣亡將校

口女

無依者養禁中。先是王仁嶼為歸峽等州都巡檢使與蠻賊戰歿其子乞贈官中書以歲久重於施行上曰死鋒鏑之下

備要一

廿二

人之所難豈可以歲月為限乎乃加贈仁嶼為崇儀使建州觀察使康繼英請以南郊所加恩回贈祖再遇一官上以其祖死事之臣仍優贈之

十一月復都部署兼招討等使

命范仲淹及韓琦知延州龐籍並領之琦仲淹開府涇州文彥博帥秦鳳滕宗諒帥環慶張亢帥涇原皆從仲淹之請也上以涇原傷夷擬除彥博滑州移仲淹於涇原遣內侍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不足以獨當此路願與韓琦同經畧。初王堯臣安撫陝西歸請先備涇原時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尋懷敏敗上乃思其言復任二人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至是堯臣又言今琦仲淹籍既總四路則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畧使名者九人宜並罷之滕宗諒亦以為言於是逐路帥臣罷兼副使

以孫

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隱於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郡人石介以下皆師之介既為學

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故有是命復爲直講凡六年卒於嘉祐二年之冬復治春秋不惑傳註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爲多復惡胡瑗之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其教養諸生過之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一

